



【灯下走笔】

走进“余秋雨”

文 朱志林

终日里，奔忙在繁杂的琐事中，时间久了，便会生出几分倦怠，心灵的触角也会因此而渐渐变得迟钝。这时如果能够抽出点时间，读上一本书，一本直抵心灵深处的好书，放松与愉悦自不必说，仿佛心田里流入一股清泉，心灵被洗涤得澄澈清爽。

这样的书，我首推散文，散文书里我首推余秋雨。我收藏了余秋雨的散文集丛书14本，分别是《文化苦旅》、《借我一生》、《千年一叹》、《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等，不一而足。每一本集子中的文章都不是很长，你可以在任何零碎的时间里翻开它，读上一二篇。在那零碎时间里，你就像咀嚼一枚橄榄，舌苔生津，余味不绝。

我爱读书也爱旅行，过往的旅游经历中，都会留下只言片语。但我纯粹是“到此一游”的行程记录，并没有深入地探寻、追问蕴藏其间的文化或历史的因素。而学者余先生则大不一样，他具备渊博的文学与史学功底，以及敏锐的文化感悟力和充沛的艺术表现力，他的游记常常拷问历史和人生的深层意义，最典型的就是其《文化苦旅》。

余先生的《文化苦旅》百读不厌，让我再拾起他书中的片段咀嚼一下。“如梦起点”篇中的《牌坊》一文，它讲述了有关牌坊的故事。在封建束缚中挣扎的女人享受最高的待遇，便是死后为她们建造一座座“贞节牌坊”。而文中牌坊石匠潘木工，从建造牌坊到为乡间

小学建造像牌坊似的的石门，这说明因为时代的变迁，从而促使人的思想变革，就如文中所说“为一个个乡村解了冻，为一道道山梁解了冻，为一大批男孩子、女孩子解了冻”。进而，又让我想起了当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里人和乡下人的鸿沟正在不断的弥合……

还有，给我印象很深的《信客》。我们有幸生活在互联网时代，充分享受着资讯发达的种种好处。可在半个世纪前，中国广大农村，尤其是山区，就靠着这么一个人，翻山越岭，肩挑手拿，怀揣信件，也用嘴口述消息，这些行色匆匆的传递讯息的人，就是“信客”，也叫“邮差”。这篇虽为散文，但却有了小说的一些因素。曲折离奇故事情节，也传递着人性中的互为矛盾的两面。作为读者，我们在品读文字之际，也随着余先生的脚步与心路去旅行，去探究，去思量，也算是一趟思想“苦旅”。

我还特别欣赏余秋雨的《晨雨初听》一册。其中《风雨天一阁》是我读了几遍的一篇散文，让我回味无穷。环顾当下文化界，纯粹文人成了稀缺资源，文人坐不住冷板凳，频频出现在娱乐圈、摄影棚、开业庆典等等商业场面，用名声换取钞票。一想到这些，心里顿时落差万丈，颇有些“世风日下”之悲鸣。如果说，“天一阁”象征着中国古代文化，那么，“天一阁”的文脉就不该中断；现代化进程中的华夏民族还须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滋养。文章中的天一阁祖先为了保护天一阁，自愿背负着传承中华文明的历史重任！历经世事变迁，灾难中幸存的天一阁到了现代遍体鳞伤。嘉

庆年间，宁波知府内任钱钱绣芸酷爱诗书，为了一览天一阁的“姿色”，竟嫁与范氏家族，最终还是未进天一阁的一扇门，郁郁而终。天一阁历经几百年，多少权势嫉恨都躲过了，到了现代却躲不过偷门高超的盗贼。

余先生说：一个成功的藏书家，首先在人格上是一个强健的人！天一阁的幸存史到了现在而不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藏书楼，而是一种傲骨人格，高尚儒雅，高深境界的延伸。余先生还说，一进天一阁，首先看到的不是书，而是钱绣芸小姐的忧郁眼神。一个平生没有实现的心愿，到了另一个世界钱小姐该如愿了，大概在用灵魂保护着天一阁！

“文化”之所以神圣，不在于世人的追捧，只因它的存在能够让心灵得到净化，让你境界得到提升，也只有人格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才能体会到这种价值！范钦做到了，钱绣芸做到了，我想，余秋雨也做到了！文化是一种传承，而人格，就是时代交流的心灵感应！书中写道：“只有书籍，能把遥远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带来给你；只有书籍，能把高贵生命，及早已飘散的信号传递给你；只有书籍，能把一切美好与智慧对比着丑陋与愚蠢呈现给你。”读到这里，唤起了我对书籍的更加珍视。

走进余秋雨的散文集丛书，便是走进了14个“心灵小屋”。每当我被琐事拖累得焦躁不安，精神有些颓废时，只要瞥一眼书柜里排列整齐的“余秋雨散文丛书”，我的心情顿时平缓了许多，心底还会泛起一缕柔柔的暖意……



【“我和我的祖国”征文】

电视机不再高贵

文 连俊(天山居民区居民)

我受伤致残后，寸步难行。那时候，我想有台电视机，伴我度光阴。可在上世纪70年代，电视机是最紧俏的商品之一，须凭票供应。而票证是按系统按单位发给职工的，我连上海户口也没有，到哪去搞票证？后来哥哥搞到一张票，花220元买了一台9英寸的“飞跃”牌黑白电视机，花去我哥5个月的工资。考虑到我这个瘫子弟弟在家寂寞难熬，他将电视机先放在这儿，让我看几天。记得当晚看的是南斯拉夫电视剧《巧入敌后》，那个时候不懂什么叫电视剧，只是觉得很好看。以后逢有什么好节目，哥哥车载人驮把我背到他的三层楼去看。他们家也像过节一样，腾出书房，摆好凳子，备好烟茶，恭候左邻右舍来看。那个时候最火爆的节目是美国电视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和日本电视连续剧《姿三四郎》。弟弟参加工作以后，曾高价买了一台人家自己组装的电视机。票子钱省了(当时一张电视机票少说300元)，质量却很差，看得别别扭扭的。

80年代初，我搬出去住了，连别别扭扭的电视节目也看不到了，而那时恰逢中国女排全盛期，屡屡夺取世界冠军，撩得我躺在床上心神不宁。一次，我实在按捺不住想看球赛的欲望，便坐着轮椅到别人家的窗口去看，小气的主人把窗关了，把我晾在外面，我好尴尬。大约在1982年，小尺寸的黑白电视机开始敞开供应了，妻子节俭省帮我买了一台12英寸的“飞跃”牌黑白电视机，我终于可以心安理得地坐在家看自己的电视节目了。就是屏幕大小，屏幕小也有办法，朋友给我买来一块放大镜，说是将放大镜放在屏幕前，影像是以前的1.5倍，这不是变成18英寸了吗？我很高兴。但置放大镜看也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必须正眼看，如果从侧面看，电视屏幕固有的影像与放大镜中的影像交替进入或汇合进入我的视野，视觉变得怪怪的。有电视机真好，它带我进入了知识的海洋，娱乐的天地，体育比赛的现场。有好节目的日子，那就好像有了一个美好的约会在那里等着似的，一天都有盼头。

有了黑白电视机，就想看彩电。那时彩电是最吃香的商品了，一张18英寸彩电票黑市上可以卖到1000元。我们家对面几幢房子是海员家属楼，每次跑远洋的海员回家，都捧着彩电，那份神气劲让人羡慕不已。如果谁家海外有亲戚，来沪探亲携带的几大件中，也准有彩电。新村里有一户居民，夫妇俩都在上海广播器材厂工作，有一年他们厂给每一位职工发一张彩电票，夫妇俩乐得跟中大奖似的。

改革开放40年了，现在的电视机早已放下了高贵的“身段”，彩电已是平常物件了。家家有彩电，而且品种之多，让人赶不上趟。什么液晶、背投、高清电视机，现在还有什么数控电视机，听得我一愣一愣的；节目内容也从单频道增至近百个频道，有的人家还有卫星接收电视节目，弄得我捏着遥控器，不知选哪一个频道好。年轻人现在已经很少看电视了，只有我们这些老人还守着电视机度光阴。然而，从前看电视的记忆，依然温馨地留在我的心里。一滴水凸现太阳的光辉，曾经稀罕的东西是不易忘怀的，回味昨天的时候，更感觉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不可比拟的。

我当年每次探亲返回时，必乘早晨六点的那趟北列车，从家出发必须赶上4:45的公交头班车。母亲总会在我起床那一刻，端上一碗铺了两只鸡蛋的面条，让我吃饱了再上路。我拧不过母亲送我出家门，只要我回头，母亲那瘦弱的身影总还停留在那昏黄的路灯下。小妹告诉我，母亲每次送我出门后，总要坐在床沿抽泣一会才能缓过神。

母亲81岁辞世，说来也算喜丧，可母亲晚年的状况让儿女刺心般的痛。老人家最后12年是卧床的植物人。了解母亲的熟人都曾询问：“你母亲是否年轻时太能干，脑子用过头了，晚年才落下痴呆症？”我答不上来。母亲苟延的岁月里，每每去程家桥痴呆病收容院探视，望着木呆无语的母亲，一脸哀怨痛心：上苍不怜我的娘啊！



【心花一束】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赏“王志冲与好八连”图片有感

文 杜晓建

读着2019年元宵节南京路上好八连官兵代表在王志冲老人家的合影照片，很是感慨。王老鹤发童颜，官兵们英姿帅气。一张很有想象力的抓拍照片，透出钢铁情缘的话题。

如果奥斯特洛夫斯基能看到此景，如果保尔·柯察金能知道这事，或许会衍生出跨世纪的更多故事。王志冲是长宁人，出生在长宁，一辈子没有离开长宁的土地。少年不幸患病，致残。没有读完初中就被迫离开校园，躺在床上靠收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俄语广播讲座，自学成才。至今创作文学和科普著作80多本。尤以译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而改变自身的人生轨迹，并影响了中国几代青年人的漫漫心路。前几年荣获全国残疾人自强模范的称号，当之无愧！

早些年，天山街道有群中青年残疾人，自发成立读书会。以读书，谈心，聊天，会友等



自娱自乐的形式，自强精彩地生活着。不但为天山社区文化添绘了一道亮丽色彩，还以点带面，为全国的残疾人事业，趟出了一条滚雪球的新路径。恰似异曲同工地书写着上海都市生活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知书达理、博学敏思，是文化传承的必然途径。传统佳节之时，好八连的青年官兵，为

承扬传统文化而走进社区一位耄耋老者家中，或多或少给当今社会传递出一个信号——90后，00后的儿女们，回望历史，前瞻未来。他们或许会以自己的视野诠释保尔·柯察金。无论如何，时光不会回转到保尔·柯察金生活的境地，但是命运的挑战，人生的坎坷，还会有更多的保尔现实版问世。人类社会，需要研发和炼铸更强的合金钢。奥斯特洛夫斯基写出保尔·柯察金的故事，传世至今已80多年了。无论是王志冲，读书会，好八连，总是需要一种精神支撑的。

没有精神支撑的人生(无论它的信仰和世界观如何?)，活着仅仅就是活着，没有一丝人生的光彩；而有着精神支撑的人，无论他活得多么艰难，但他(她)活出了精彩，还能照耀人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人生如此，一个民族更是如此，传承这种精神，不是一朝一夕所为，一辈子，几代人！传承自信自强的精神魅力无穷！

慈母身影入梦来

文 道林

又临清明，我在亡母遗像前点上三炷香。相框里的母亲是中年容貌，齐额的短发，清瘦的脸庞，平和的神态，着一件斜襟格子布衫。那是一张从她当年工作证上揭下扫描后放大的照片。母亲晚年已无法拍一张可以作为纪念的容颜照，因为，那时老人家已患海默症，形容枯槁。望着香烟袅拂的母亲遗像，家母身影如梦相随。母亲生养我兄弟姐妹七人。她家外忙得像只陀螺，少有停歇的时刻。每天天不亮携着一只大竹篮奔菜场，买回一家十口的菜蔬，交代祖母后，扒拉一口泡饭便去上班。母亲生前就职天山饭店，她的岗位是消毒间，洗刷碗筷，论工种她是属于没有技术的辅助工。辅助工的母亲却是饭店后厨的“百搭”，

切配菜上少人，她顶岗配菜，速度赶上专业师傅，深得灶上大厨的赞赏。机面房缺人，她去制作切面。端午供应粽子，她一人能抵三人的包扎量，自然抽调去加班。那年月，下班后还要安排职工政治学习，职工十有八九借机养神。此刻的母亲还不得闲，她躲在人家身后，掏出包里的私活，不是纳鞋底就是织毛线。

饭店工作做两头班，午餐供应完后，有两个多小时的午休。下午四点半再接着上班，好在单位离家近。这空挡母亲还得奔回家忙家务，一家老少的穿着等着她去缝制。夏天来临，给孩子们裁衬衫缝短裤。冬天来临，做棉鞋套棉袄。晚上九点下班回家，我已入梦乡。一觉醒来，听见外屋哒哒的缝纫机声，只见灯光下的母亲伏案忙碌。遇上休息日，儿女们还没和母亲聊上两句闲话，就见她歪靠在椅子上睡着了。

母亲哒哒的缝纫机声换来我们兄弟姐妹的衣着齐整，哪怕是衣服打补丁，那补丁也缝制得有模有样。在母亲没日没夜的劳碌中，七兄妹长大成人。该让母亲喘口气了，可还是不能。大哥成家后分灶，母亲臂上又多了一只菜篮，她要买回两家的菜，还要跨过门槛烧两家的锅，让孙子孙女中午放学能吃上饭。我在外地剧团工作时，母亲知道我练功换衣勤，每年的初夏总有一个邮包寄去。邮包里有母亲特为裁制的宽松型平角裤和布底鞋，还夹有两袋当年紧俏的麦乳精。大弟在皖南工作，孩子还不到上托儿所的年龄，母亲丢下家里一大摊活，赶到山里去照料。小妹生孩子婆婆服伺不周，竟然破了本地人家女儿不能回娘家坐月子的习俗，回家休产假，母亲也无怨无悔。更忘不了路灯下母亲目送我远行的那一